

淑浦武埴幹編著

中國國際貿易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中國國際貿易史

## 第一章 導言

中國商業起源極古。易繫詞下：「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耨，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據此可知我國自有農具之發明，卽有商業存在；惟當時所謂商業，要不出「物物交換」之經濟範圍耳。迄至周代，（西歷紀元前一二二——二四九年）商業漸盛，周時全國官吏，統於六官；而天地兩官兼理商政。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地官大司徒頒職司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六曰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也。此外復設市官十一種，管理各種市政商務，據周禮所載，其典章燦然，正無多讓於近代商業完備之國家也。而國際貿易之起源，殆卽肇於此時。周禮所述當時天下邦土組織，分爲九服九畿；其中要服以內之六服名爲九州，九州以外則夷、鎮、藩、三服，均稱蕃國；此等蕃國所受待遇，與諸侯迥別，既無定期朝貢之事，惟遇酋長代替之時，以及王者卽位之時，一度朝貢而已；其貢物亦復無定，各以其所寶貴者爲贄，而中國亦卽以本地產物，賞賜有加；因此遂成爲國際貿易之最初形式，亦卽所謂「物物交換」者是也。（註）

(註)國際貿易之最初形式(Primitive form)，大都起源於國際贈答禮物，即所謂朝貢聘聘是也。此於中國尤屬顯見，以致後來列國來華商賈，多有冒充貢使之事，後文將更詳言之。

朝貢之制興後，遠方諸國之慕義而來華朝貢者漸多。史稱越裳氏等，至重三譯而來朝，各攜方物以與周室交換貨物以去。〔通鑑綱目：周公相成王，立六卿，制禮作樂，天下大治。越裳氏重三譯來獻白雉與象，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使者載由扶南林邑二國海際，期年而至其國。又尚書大傳亦載來朝事。〕此與西史所稱，雅相吻合。西史載稱，各國商人純以通商爲目的者，至此亦有來華貿易之事。據英人多格拉士所著歐洲與遠東書中所云，當時各國商人來中國貿易者，至有八國之多，而均以現時粵南一帶爲通商地焉。〔Chong Su Se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轉引 R. K. Dauglas 所著 "Europe and Far East" 書中所述〕

此外尙有一事，尤可稱爲國際貿易制度之雛形者，即周室諸侯，凡數百國；此等國與國間之通商交易，亦即含有國際貿易制度存在。攷當時各國間之通商往來，因界限甚嚴，必賴璽節以資證明；璽節即由「司關」掌之。據周禮註：「凡貨物之自外來者，即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然後銷售。至於貨物之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然後輸出。」〔周禮鄭註卷四〕此種符節制度，蓋已異於昔時所謂「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禮記王制篇〕之自由貿易制度，而成爲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之一矣；與後來（明時）中日船舶通商時代之「金葉勘合」制度，尤相類似。〔金葉勘合制度詳見明史食貨志；下文述中日貿易時當略述之〕於此可見我國國際貿易制度發達之早焉。不過當時所謂各國，多爲中國現時之各省區，以今日

之地域觀之，要不能視爲真正之國際貿易也。

降及春秋戰國，列國之注重商業，且遠過於周代。管仲相桓公通貨積財，使齊富甲天下，實商業政策爲之。衛文公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財貨流通，國用充裕，遂成中興之業；晉文公令關市無征，澤梁無賦，輕關易道，寬農通商，遂成霸業；越用計學家計然范蠡之策，講求商業，以殖國力，遂沼強吳；其餘諸國之注重國際商業政策者，亦復不少。惟此等『列國』間之商業，在現時吾人視之，因其同屬華夏，亦不過與上述周室諸侯等量齊觀，僅能視爲內國商業發達之一階段而已。秦滅六國，天下雖歸統一，然築長城以界夷夏，逐匈奴以清邊陲，此時仍無真正之國際貿易可言也。

以上係就我國史籍，攷查中國上古商業，僅祇粗具國際貿易形式，而尙不足以云真正國際貿易。茲再就外人著述以觀：據稱西曆紀元前九世紀，荷馬（Homer）所著奧代賽詩篇中，其中頗有中國之事；希臘與中國，相去萬餘里，想必有所見聞，始能形諸詞詠，似此可知中國與地中海沿岸諸民族之交通關係，當在荷馬以前也。因之近代學者，至有謂歐亞交通，尙在紀元前三千年者。其交通之媒介卽爲貿易；彼腓尼基人有名之都西頓，隆盛時，在紀元前一千六百年頃，而腓尼基人與敘利亞人之足跡，已踵武於中國之西方，從事貿易，斯可知中國國際貿易，當以此爲最早矣。惟此項事實，亦係出於傳聞；其爲貿易，不知爲直接抑或間接，爲定期或爲偶然，要均無文獻可徵，故尙不足深信也。

中外貿易比較可以徵信者，或以紀元前六百年時，中國與小亞細亞之通商。惟據亞爾褒特、赫爾門（A. Hal-）

ma) 所云，中國與小亞細亞 (Asia Minor) 之通商，當時均係間接而非直接；兩地貨物來往，必經多種人之手，始能達到；故最初之製造販賣人，鮮有知其製造貨物究歸何人者。攷其互相交通之路，大概先由敘利亞海岸，經美索不達米亞，橫穿波斯，及阿富汗北部布哈爾，至費爾干而分歧入印度，俄領亞細亞，以及新疆等處。當時通商最盛之處，聞以阿富汗之波爾克 (Balkh) (即古代之大夏，Bactria) 爲最，此則紀元前與中亞細亞通商大概情形也。

西曆紀元前四、五世紀之中外通商，既於「間接貿易」情形下行之，故當時所謂國際貿易，實亦無足稱述；中國所輸出於外國之貨物，僅只絲類一項，在古希臘書中，自紀元前五世紀以後，即稱中國爲賽賴斯 (Seres)，蓋即指送絲織品於西方之民族或絲之產地而言也。惟當時希臘人心目中之賽賴斯，其國土實不僅中國本部，且含西域諸國，此於Proteny 等所著之古籍中可以見之。〔據 Henri Cordier 增訂契丹及往契丹之路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一卷第十六頁轉引希臘人關於賽賴斯國土之說明，謂「賽賴斯住處，疆土廣大，人煙稠密；東臨大洋，西接伊莫 (Imaus) 大夏 (Bactria) 人民文明，溫和正直，有儉樸性質，閉關自守與鄰無爭，不惜以自己產物與人，其所產以生絲爲主，絲織物與裘類，佳鐵次之。」此與後世西人所說正同。〕

又彼等對於絲亦毫無正確觀念，詩人威基爾 (Virgil) 嘗稱「絲乃由森林中之樹葉梳出」，且不知絲與繭爲二物。〔同上書，一卷第二十一頁〕於此可見我國古代雖以絲爲主要產品，亦不過輾轉流傳於外，引起中西交通之興味而已，尙不足以言真正國際貿易也。

中西史籍既不足以證明遠古時代中外貿易之實際的進行；因之近來中西學者，多主張以漢武帝時與西域

交通後爲嚆矢，故本書亦即自此時期起，略述我國國際貿易之沿革如下。

第一期 中國國際貿易之啓蒙期（由漢初以至隋末即西曆紀元六一八年前）

(1) 與西域諸國之貿易

(2) 與羅馬之貿易

第二期 中國國際貿易之進展期（由唐初以至明中葉即西紀六一八——一五一六年）

(1) 與回教諸國之貿易

(2) 與南洋諸國之貿易

(3) 與日本之貿易

第三期 閉關主義時期之中國國際貿易（由明中葉以至清代鴉片戰役即西紀一五一六——一八四二年）

(1) 歐人初期來華貿易情形

(2) 廣東公行與外國商館貿易

第四期 近代中國國際貿易之發展（由鴉片戰役以後，即西紀一八四二年以降）

(上) 近代中國國際貿易發展之歷史的背景

(下) 近代中國國際貿易之內容概觀

上述分期之標準，有可得而言者：（一）第一期之中國國際貿易，殆全由陸路方面以與西域諸國貿易；海路雖偶有交通，要不如陸路方面之盛。又此期中與羅馬之貿易，所以特別提出，以別於其他西域諸國者，蓋以其地位關係，特較他國重要，有另行伸述之必要焉。（二）第二期之中國國際貿易，則全由海路方面，招徠各國商舶來華貿易，其主要目的，蓋在謀稅收之增加。同時中國商舶，在此期中，亦有遠航南洋，日本等處貿易，以樹立移民基礎者；不過海上大權，此際尚握於阿拉伯人之手，此本期中國對外貿易之特徵也。（三）第三期之中國國際貿易，特注重於中國與歐亞諸國初期貿易之情形，於此可以攷知中西商業齟齬衝突之由來，及其影響之重大。（四）第四期之中國國際貿易，則已形成現代國際貿易之形式，此即列強商業政策之成功，故於其原因及侵略方式特詳述之，以明履霜堅冰之由來者漸也。

## 第二章 中國國際貿易之啓蒙期（自漢初以至隋末，即西曆紀元 609 年以前）

中國國際貿易，應以漢以後爲啓蒙期。此在上述敘論中，已略言之。蓋漢以前雖有所謂國別貿易，然其所稱各國，實卽今之中國疆域，故僅能視爲內國商業發達之一階級，而不能視爲真正之國際貿易也。又漢以前雖有中西交通之記載，如史稱黃帝時命伶倫取大夏之竹以爲笛；逸周書王會篇載周時大夏莎車、月氏諸國，皆來貢獻方物；博物志謂周時西域有獻火浣布之事；竹書紀年與穆天子傳更盛稱周穆王時與西域諸國交通之史蹟，似皆可以據爲中西交通之證矣；但因此等史料，後人多有疑其僞託，容或可供談助，然未必可據爲典要。且也當時所稱「大夏」，亦未必卽爲漢時西域之「大夏」(Bactria) 據淮南子所稱，上古時西北方蓋統稱「大夏」也。〔淮南子：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至於穆王西征之地理，據近人攷證，多謂實有其地，且其路程亦可與今地相參證；〔清代丁謙有穆天子傳地理攷證，近人顧實有穆天子西征今地攷〕但其時代是否確爲周時，抑爲後人假藉史實，蓋在不可知之數矣。故本書仍自漢通西域起爲中國國際貿易之始期。

### 第一節 與西域諸國之貿易

中西交通，以與西域諸國最早。周時西戎與周接近，已有朝貢之事；惟商業之興，當以漢武帝通西域後爲嚆矢。



也。武帝時因匈奴常寇邊陲，謀結合烏孫，大月氏 (Tokharistan) 諸國以與之抗；乃於建元二年 (西紀元前一三七年) 命張騫出使西域。騫率百餘人由長安出發，道出隴西，經匈奴爲所捕獲，拘留十餘年，乃得乘隙逃脫；西走至大宛 (Tergana)，動以財物之利，乃由大宛遣至康居 (Kirghiz Kasak)，更由康居以達大月氏。時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已臣大夏而君之；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要領，留歲餘還。此即漢初通西域之大略情形也。

〔見前漢書張騫傳〕

騫通西域後，武帝以西域諸國貴漢財物，頗欲誘令入朝，而爲外臣；乃於元狩元年又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以往西域。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諸國，於是西北諸國始通於漢。武帝乃又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支、身毒諸國。惟雖發使而當時尙無即通者。及至後漢和帝時，命班超遠征，綏集西域諸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者，亦皆重譯貢獻。」〔見後漢書西域傳〕於是中國與西域諸國之貿易關係，漸增密切。攷當時通商區域，範圍頗廣：葱嶺以東，由婁羌以至鄯善，于闐，龜茲，鬲賓，焉耆，烏孫，諸國；葱嶺以西，以達康居，康國，大宛，大月氏，更遠迄於安息，大秦，(即後述東羅馬) 殆均有通商往來。此實中國與西域諸國貿易之最盛時期也。

當漢代與西域諸國貿易時，由中國輸至西域之貨物，以金幣絲帛爲主要品；〔見前漢書〕由西域諸國輸入之貨，以五穀，果品，動物，銅鐵，植物等項爲多。茲僅就由西域諸國所傳入之植物種子以觀，其最重要者已不下十餘種。計由張騫通西域時代所齎入者，爲苜蓿，胡麻，(由大宛輸入) 蒜，(大蒜)，胡葵，葡萄，(由大宛傳入) 石榴，(由

安息國輸入) 胡桃, 胡瓜, 胡豆, 酒杯藤 (能醒酒自大宛輸入) 諸項。又傳入時代未詳者, 爲胡椒 (出西戎) 菠菜 (出西域頗陵國) 茉莉 (出波斯國) 諸項。此等植物, 其後多已成爲中國主要產物, 此亦中國與西域貿易史中至可特書之事也。〔參攷淺井虎夫: 支那日本通商史〕

中國商品之輸入西域諸國也, 由漢使攜往者固多; 然由邊地居民潛行運往者亦頗不少; 漢時西南夷一帶之居民, 殆無不與西域諸國貿易者; 而與印度貿易, 尤備見於史乘。如前漢書張騫傳所稱: 『騫曰: 臣在大夏時, 見邛竹杖, 蜀布, 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 吾賈人往市之, 身毒國 (卽印度); 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據此可知印度非惟與中國貿易, 抑且以與中國貿易之貨, 轉販至西域各國貿易矣。騫在當時因聞身毒之名, 頗思開通中印交通之路, 曾與王然于等由蜀夜郎以求之, 惟卒未如願。騫雖未達目的, 然中印兩國之海上通商關係, 則固已開通甚久。據拉克伯里 (Larrien de Lacouperie) 所云: 在西曆紀元前四二五——三七五年間, 〔約爲我國春秋戰國時〕由古代巴比倫人所估之愛瑟洛 (Erythraea) 以達中國東海岸之海上貿易, 卽完全操於印度航海者之手; 印人大都由麻六甲 (Malacca) 海峽, 經蘇門答臘 (Sumatra) 及爪哇 (Java) 之南, 以與中國海岸, 而輸入印度洋與波斯灣之眞珠等物。〔見羽溪了諦: 西域之佛教轉引 Lacouperie 著: Western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p. 386〕更以我國史籍證之, 則漢時固有自廣東海岸以與西印度境黃支國貿易之事也。〔漢書地理志: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 (今廣東縣名) 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 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 又……有夫甘都盧國; 自夫甘都盧國船行二月餘, 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 皆獻見, 有譯長。……蠻夷賈船, 轉送致之。』漢代

黃支，據藤田豐八攷證，謂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之境，建志補羅國（Kanchipura），在官書中記其行程，如此詳細，則當時交通已頗頻繁，蓋可想見。

漢時與西域貿易情形已詳上述；惟西域範圍，因各時代之政治勢力與地理知識不同而各殊。漢時係以玉門〔今甘肅西安 敦煌 縣西〕陽關〔今敦煌 縣西南〕迤西之地稱爲西域，而以葱嶺〔即帕米爾 高原（Pamir）〕爲止境，蓋猶在今新疆地方也。其後中國對於西方之勢力與知識漸增，因之西域範圍亦漸廣袤。魏晉之際，以西域諸國內部之變遷，由漢時之五十餘國，至太延中乃併成十六國，「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今波斯 海）以東爲一域，者舌（即康居 故國）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謂裏海 及地中海）之間，水澤（今黑海）以南爲一域。」〔見魏書 西域傳〕其時出西域之通路亦共有四：「自玉門 流沙 西行二千里至鄯善 爲一道；自玉門 流沙 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車師 爲一道；自莎車（Yarkand）西行百里至葱嶺，葱嶺 西行一千三百里至伽倍 爲一道；自莎車 西南五百里葱嶺 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 爲一道。」〔魏書 西域傳〕至此西域範圍已達帕米耳 以西數千里之地矣。其後因西域交通日繁，至隋 而範圍更廣。隋煬帝 時，以西域諸國多至中國貿易，乃定張掖、武威 等郡爲東西互市之所，西域商人來者至達四十餘國之多。隋 裴矩於所撰西域圖中，曾稱當時由敦煌 至於西海 之通道，可分爲北、中、南三路。「自伊吾 經蒲類 海，鐵勒 部突厥 可汗庭，度北 流河水至拂菻 國，達於西海 爲北路；自高昌、焉耆、龜茲、疏勒（Kashgar）度葱嶺，又經發汗、蘇對、沙那 國，康國、曹國、大小安 國，穆國，至波斯 國，達於西海 爲中路；自鄯善、于闐、朱俱波（Karghalik），喝槃陀（Garband），度葱嶺，護密、吐火羅（Tokhara），柁、怛

仇延漕等國至婆羅馬，達於西海爲南路。』此三路所經過之地域，蓋又較魏晉時代爲更廣矣。

西域範圍既以隋時爲最廣，而中國與西域諸國之貿易，亦即以隋時爲最盛，隋以後因各國競尙吞併之關係，重以中國內亂不絕，中西交通殆不足道，隋以前則此廣漠之西域，其所包含之面積，實包括今之撒馬兒罕 (Samarkand) 及俄領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與西伯利亞 (Siberia) 以及印度北部、波斯 (Persia)、小亞細亞 (Asia Minor) 等處，均有通商往來。茲將本文所稱西域諸國，擇其重要者，以今地名證之如下；其有屬於現時我國領土範圍者，以及後文另述之國，如羅馬與回教諸國，則不闕入焉。(註)

(註) 西域今地名考證，因各家所本不同，嘗有殊異，有時惟有並存質疑。又東洋學報第一、二、三卷考證西域史地甚詳，可參考。

國名 今地名

大宛 (Fergana) 在今俄屬土耳其斯坦 (Kirgiz Kossack) 地方，又據丁謙，西域記攷證，謂屬俄之

費爾干省，卽粟特 (Sogdiana) 地。

康居 (Sogdiana) 今吉利吉思 (Kirgiz) 曠野及粟特 (Sogdiana) 地，又據丁謙，西域記攷證，謂屬俄

之錫爾河省所治之塔什干城。

大月氏 (Tukhara) 當紀元前一六五年時，居甘肅西北，後避遷伊犁河流域；至紀元前一世紀頃復遷

徙於嬌水 (今 Amou Daria) 北岸。及至紀元初間，又越嬌水至印度河流域，在

今之 Kaboul 及 Peshavar 等地建立貴霜帝國 (卽 Indoscythe 帝國) (據

法人沙曉(E. Chavannes)說。

大夏(Bactria) 亦稱伯特利亞，今屬俄屬土耳其斯坦及阿富汗一帶。

罽賓(Kashmir) 後稱迦什彌羅，即現時北印度之克什米爾。

安息(Parthia) 今波斯及俾路支地。

奄蔡(Aorsi) 今俄屬裏海旁阿速海。

身毒(Sindhu) 今印度。

烏弋山離(Herat) 今阿富汗與波斯交界地；又丁謙謂屬今俾路支。

難兜(Bokhara) 西域圖志謂屬今布哈爾地；又西域傳攷證謂屬今乾竺特部。

高附(Kabul) 今阿富汗國都喀布爾。

(附註)西域諸國，因歷代疆土變遷無定，國名亦常不一致，故國別敘述在事實上爲不可能，且亦爲不必要，故此處僅述梗概而已。又與西域通商路途，上文僅就我國史籍所載，未見精審，如欲詳查中西交通以及貿易途徑，則派克爾(Parker)所著中國歷史外交及商業(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以及日人平沼淑郎所著上古及中古之支那對西貿易及其路線言之甚詳，可供參考。

## 第二節 與羅馬之貿易

我國昔時與西域貿易，其最遠之國稱爲大秦，蓋即西史所謂羅馬是也。其名稱之起源，據拉克伯里所云，謂係

當時地中海濱之商港 Tarsi 之音譯而據夏德 (Hirth) 所說則以後漢書西域傳曾有「大秦國一名犁鞞」之語，乃推定其爲紅海沿岸之商港 Redem，而日人白鳥庫吉又以此爲埃及亞歷山大港之音譯，惟均不能確切證明；要之自漢以後，我國歷史上所稱大秦，當即指東部羅馬 (Roman Orient) 之人民「長大平正，有類於我」故以大秦爲稱也。(註)

(註)我國史籍中自隋唐以後，又有稱羅馬爲拂菻者 (Byzantium) 據洪鈞說，謂係東羅馬國都，實則拂菻爲大西洋通稱。

羅馬與我國之貿易，初非直接行之，蓋自武帝時張騫通西域後，中經東漢班定遠之遠征，平定西域諸國，因而中國貨物，流入西域諸國者甚多，遂輾轉而輸入東部羅馬也。〔此處所謂東部羅馬，係指羅馬東徼而言，即敘利亞埃及，小亞細亞等處〕當時盡此介紹之任務者，則爲安息 (Parthia)；安息舊爲波斯地，在現時中部亞細亞，蓋正處於中國羅馬兩大之間；據史記大宛傳所記，安息實爲當時行商最盛之國，東西貿易皆以此爲中心；故中國與羅馬之貿易，亦遂由彼居間經理，而坐收其利益焉。初時中國頗欲與羅馬直接通商，以爲安息所阻而未獲行，觀於漢書所載甘英欲使大秦，爲安息西界船人飾詞所阻之事，即可證當時安息之頗欲專攬中國與羅馬之中介貿易焉。〔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西曆紀元九七年)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 (今阿拉伯) 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者皆齋三歲糧以行。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此處所稱大海，按即波斯灣。參考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第 88 頁及 Soothill: "China and the West" 第 15 頁〕同時羅馬方面，亦屢思與中國

直接貿易，亦爲安息遮闔而不得自達。如後漢書西域傳所稱：『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闔不得自達。』據此可知當時中國與羅馬之交易，殆純由安息運販轉售，居間以行之焉。

攷當時兩國通商貨物，其由中國輸入羅馬者，最著者爲生絲繒絹之屬，在當時羅馬市場有所謂“Sericum”及“Serica Vestis”，絲織品者，頗爲人所歡迎，蓋卽中國之絲與繒絹也。其中以絲尤見珍重，史稱『絲至羅馬，價等黃金，然用之者衆，故金銀乃如水東流。』（威爾思：世界史綱第二十八章）其貴重可見一斑！（註）至於由羅馬輸入中國之貨物，則以珠玉香料等項爲大宗，當時中國人亦頗重視之。此等貨物，殆全由隊商自陸路方面以運行者也。

（註）中西交通，以絲爲重要媒介物，故此時羅馬，仍稱中國爲『絲國』（Land of Seres）關於此點，參看 Soothill: China and the West 第九頁。

中國與羅馬之陸路貿易，在上述「間接貿易」之情形下行之有年，嗣羅馬以此項商業之利益甚大，不欲永爲安息所操縱，因謀征服安息以與中國直接通商，同時又謀由海路方面以利交通。此種計劃，直至羅馬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大帝時代始告實現。安敦破安息後，陸路遂與中國接近，至桓帝延熹九年（西紀一六六年）乃派使節經由波斯灣以至印度河口，沿印度西海岸以至現時之鄂利沙（Orissa）及伊洛瓦底江口，更由此沿馬來半島，經蘇門答臘，占婆等處以至現時之東京（Tongking），遂由此上陸以至漢都洛陽，與漢相通。〔參攷橋本增吉東洋史轉引 Yule: “The Oldest Sea-Route to China” 書中所述，及 Carter 所著中國印

刷術之發明第十二章第八十六頁)此證之後漢書大秦王安敦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之事，正相符合，自此中國與羅馬海陸貿易俱已通行矣。

中國與羅馬之海道交通開通以後，我國南方諸港與波斯灣紅海間之重要海道貿易，亦即於此時開始，此實啓後來阿拉伯人波斯胡之遠來中國握貿易霸權之始基。當時我國對外通商口岸以廣州及廣州附近地方爲最盛，據夏德 (Hirth) 所稱：中國與羅馬等西方國家之海上貿易，要以廣州爲終止點；蓋自紀元三世以前，廣州即已成爲海上貿易之要衝矣。〔參攷 G. Banerjee: "India as Known to the Ancient World" 書中所轉引夏德語〕

逮後漢滅亡 (西紀二一〇年) 三國鼎立，雖時局不靖，而兩國貿易尙未斷絕。蜀之益州永昌 (今雲南保山縣地方) 等處，頗多大秦商賈往來。吳因地處南方，更與大秦有海道之貿易。史稱「吳黃武五年，商人秦論 (一作倫) 自大秦來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使詣權，權問方土俗謠，論具以事對。權遣會稽太守劉咸送論，咸於道病故，論乃逕還本國。」〔見梁書卷五十四〕據此可知秦論之來中國通商亦即由海路而來者也。及蜀吳見併，魏晉代興，時局益趨紊亂，而羅馬內部，適亦分裂而爲東西，(時在東晉太元二十年即西紀三九五年) 以致中國與羅馬之貿易，亦不能不暫時斷絕；迄至南北朝興 (西四二〇年) 西羅馬亡，〔宋後廢帝元徽四年即西紀四七六年〕兩國貿易，始呈昭蘇之象。北史稱：「大秦多珍珠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等郡。」是北朝之對羅馬貿易也。北朝與羅馬貿易，以陸路方面爲盛。據隋書食貨志稱：「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



錢而官不禁』云云。此與距今八十餘年前，山西靈石縣地方會發現 Tiberius 時代 (14-37) 以至 Aurelius 時代 (270-275) 之羅馬銅幣十六枚，據攷即係南北朝以前中國與西域賈胡貿易之遺物。可互相印證。(見支那學論叢桑原氏所著隋唐時代移居中國之西域人文中所轉引 Pushell: Ancient Roman Coins from Shansi 至水道來往，據 Parker 所云，當由伊洛瓦底江 (Irrawaddy) 本流航行而至者也。(見氏所著 China: 第五〇頁) 南朝則專與羅馬爲海路貿易，當時西南一帶，已爲歐亞市易之通衢，故海上貿易甚盛，尤以廣州對外貿易最爲發達。南史蕭勵傳稱：『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歲不過三數至；及勵至，纖毫無所取，歲十餘至，』是廣州在南北朝時，對外貿易已臻極盛，宜乎唐宋以後更加發達矣。

在此期中，中國與羅馬之主要商品，其由中國輸入羅馬者，仍以絲爲最重要。良以此際中國製絲方法尙守秘密，而羅馬又需絲甚殷，此中國之絲所以仍源源輸入君士但丁堡等處也。在西曆五二七至五六五年時，〔梁武帝大通元年至陳文帝天嘉六年〕羅馬皇帝交斯第尼 (Justinian) 之主要對外政策，即在「重開華絲通路」，蓋此等運絲通路，前爲波斯薩珊王朝 (Sassanid) 所阻塞，而羅馬君主，因欲恢復華絲貿易之通路，乃不惜與阿卑色尼亞之王結盟，強迫波斯重開，此其重視中國之絲，可見一斑焉。未幾運絲道路通後，羅馬之景教徒來中國者漸多，而中國養蠶製絲之術，亦遂由此輩景教徒，自西域陸路方面，潛傳以至羅馬。(註) 此實開歐洲育蠶製絲之權輿焉。〔參攷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第十二章第 87 頁〕除絲以外，中國輸入羅馬之物，尙有絹織物與鐵，及皮毛等項。至於由羅馬輸入我國者，則以玻璃器物，石棉，織物，繡貨，藥品，染料，五金，